



# 高考同分, 同上浙大 杭州双胞胎默契“神同步”

本报记者 郭闻 通讯员 欧阳雨轩 焦雨菲

双胞胎的默契, 大多是生活中不经意的心有灵犀, 没想到还有高考成绩“神同步”——近日, 杭州一对双胞胎以相同的分数考入浙江大学。哥哥邓非毕业于杭州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 被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录取。弟弟张凡毕业于余杭高级中学, 被浙江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录取。

高考成绩出炉以后, 兄弟俩的母亲发了一条朋友圈: “双胞胎的默契, 高考同分。”

邓非和张凡从小就在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 直到高中时才分开。

哥哥邓非说, 自己初中时是个“很内向”的人, 害羞的性格使他成为了班级里的“小透明”, 而高中时, 他有了新的转变, 变得外向了, 与师长、同学的交流更多了, 在平时课堂上也更活跃了。“只要能回答的, 我都会举手。”他说, 有差不多“四成”都是自己举手发言。

弟弟张凡则用“高调”一词来形容自己的变

化。他说的“高调”, 指的是不怕事, 想说就说, 敢于发表意见。遇到什么问题, 他都会主动去交流, 不会埋在心里。他先后在班级里担任了副班长、纪律委员等班委, 成为了同学和老师间沟通的桥梁。

即使不在同一所学校, 也不能阻碍兄弟俩的交流。平时, 兄弟俩都会各自努力, 遇到问题时也会一起解决。高中时, 兄弟俩还在家组成了“互助小组”, 交流彼此擅长的语文和数学。

谈到专业, 兄弟俩都想在计算机领域深耕。尽管如今邓非的录取专业和曾经的理想并不完全

一致, 但他依旧想做一个追逐梦想的人。

翻开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内页印着竺可桢老校长的两个问题: 第一, 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 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兼总条贯, 知至知终。”哥哥邓非说, 来浙大就是要找寻自己未来的方向, 深入兴趣爱好, 拓展交际圈和知识面, 毕业后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弟弟张凡说, 到浙大来, 是要坚定自己对专业的热爱, 开拓国际视野, 浙大的校训是“求是创新”, 毕业以后, 他想成为一个能在相关领域创业、做出成绩的人。



把孩子送进夏令营, 原想偷得浮生半日闲, 结果却是牵肠挂肚

## 杭州妈妈们感叹: 终归还是我们离不开娃

天气很热, 熊孩子暑假在家, 又要管饭又要管作业, 不少爸妈为了省心省事, 索性把娃送进夏令营, 希望偷得浮生半日闲。

这两天, 钱报记者却意外接到多位杭州妈妈的倾诉, 事情发展的走向和她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 妈妈A 牵肠挂肚 期待儿子打来电话

7月25日一早送儿子上夏令营大巴, 他要去千岛湖户外科考。总共五天四晚, 花了我半个月工资, 当初是想着他喜欢, 我又能轻松一礼拜, 才狠狠心报了名。

大概因为第一次参加夏令营, 小家伙兴奋过度, 一晚上辗转反侧, 吵得全家都没睡好。当天又早早把我叫醒, 一看表, 天哪, 起得比平时上学还早!

临上车前, 除了再次提醒注意安全和防晒, 我又给他追加了一个要求: 出门戴上电话手表, 晚上记得给妈妈打电话, 报个平安, 讲讲当天的所见所闻。

“嗯嗯。”一如往常, 小家伙答应得很好, 至于能不能做到, 我心里相当没底。

本来觉得一把他送出门, 我也可以放飞自我了。而事实上, 他一上车, 我就开始不停查看电话手表的定位, 看他到了哪里, 第一次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觉。还好夏令营的老师提前拉了个微信群, 时不时上传一些实况照片, 让我稍稍心安。惦记着和儿子的约定, 我下班回家就开始等电话。八点半, 微信群里没动静, 手机也非常安静。果然忘记了! 当我正纠结要不要给带队老师打电话的时候, 手机响了。

我问: “你吃完饭了吗? 今天开心吗?” 儿子仓促地回答: “吃了, 开心!” 隐约听见旁边小伙伴在呼唤他, 感觉他想挂电话。我又问: “谁在叫你? 晚上睡下铺吧, 我之前跟老师申请过的。” 儿子答: “他们在分矿泉水呢。我睡上铺, 我喜欢。没事了吧? 再见。”

电话挂断了, 前后顶多一分钟。牵肠挂肚了一天, 等到这么个结果, 我都闷了。这时, 一旁的外婆安慰我: “其实, 他今天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有点嫉妒: “说啥了?” “让我帮他喂鱼, 但又怕我喂太多, 提醒我一下。” 外婆想哭又想笑。

后来, 老师私信我, 说儿子玩得很嗨。“那回来还能收心学习么?” 我问。“这个估计有点难。” 老师很真诚地回复。

### 妈妈B 五天没和娃联系 她爸爸比我还紧张

手机叮咚叮咚地响着, 我掏出一看, 是与小谢同行的家长发来的照片。照片里, 小谢抓着一条小蛇, 面无表情, 像个冷酷的“大侠”。

这是小谢贵州增盈村侗寨之旅的第五天, 翻开通话记录, 我俩的上一通电话居然还是在她上飞机前, 她在告知我即将起飞后, 就匆匆挂断了, 完全不给我机会多嘱咐几句。要不是我“买通”了同行的家长, 这几天我都不知道她居然还爬了房梁、抓了虫子、跳进河里游泳!

相比我的淡定, 孩子爸显得很紧张, 一整天都在问女儿有没有来电话, 听到我说没有后, 一脸的失落。“她不打, 那我就打!” 孩子爸终于忍不住拨

通了电话, 结果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这是小谢第三次到贵州增盈村侗寨, 早已轻车熟路, 所以即使她没有打电话报平安, 我也是非常放心的。在这里, 她还有一群笔友——第一次到贵州增盈村侗寨是我和她一起, 选择这个地方理由很简单, 没有商业, 但有自己的文化, 还有一群跟她年龄相仿的孩子, 可以真正去感受去了解当地的生活。住了一周, 小谢和当地的小孩打成了一片,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一直以来, 小谢都是一个自理能力非常强的孩子, 除了脱离我们独自旅行外, 在日常的假期, 她也会自己约朋友、自己安排行程。

有朋友问我, 孩子独立出行, 放心吗? 其实在我看来, 只要确保行程安全, 且她有自理能力, 我们都会尽可能答应她的外出请求。我认为家长还是要给孩子自己锻炼成长的机会, 毕竟独立不是一步达成的, 未来她还有更远的路要自己去走, 既然一切都在我们的可控范围, 那就让她开心地玩吧, 老母亲默默在后边看看照片就行!

本报记者 沈蒙和 通讯员 朱张津 夏激宜

